

〔德〕 M·海德格尔 著

彭富春 译
戴 晖 校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Harper & Row

诗·语言·思

· 思想者书系 ·

文化艺术出版社

B 516.54
3

95267

DG15/16

诗·语言·思

〔德〕M·海德格尔 著

彭富春 译

戴 晖 校



文化藝術出版社

本书翻译据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Harper & Row

①

1975年并据此英文本所依的德文原著校订

责任编辑：禹 燕

封面设计：滕大千

诗·语言·思

〔德〕M·海德格尔 著

彭富春 译

戴 晖 校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64,000 插页 2

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8,301—12,300 册

ISBN 7-5039-0572-7/J·176

定价：12.80 元

译者前言

海德格尔(1889—1976)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哲人。其伟大之处在于他追问并解答了人们一直遗忘和遮蔽的存在问题。存在问题一直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焦点。海德格尔早期所从事的现象学还原,正是力图从此在进入存在,后期所从事的解释学释义,不过是从存在到在者。他所追求的就是说出存在的意义,使存在达到敞开、澄明、照亮。因而,海德格尔的存在始终闪耀着诗性的光辉,他的思想显现了泛美学的精神。所以,人们毫不奇怪称他为诗人哲学家。

海德格尔的存在如何闪耀着诗性的光辉?让我们从存在自身说起。

存在即存在。

这正意味着存在只是自身,而不是其它什么。因此,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询问存在是什么,而只能询问存在为何和存在如何。

但传统的形而上学总是询问存在是什么,并力图回答存在是什么。然而,这已经包含了一种危险,即存在自身的遗忘。当我们说存在是什么时,存在已经不是存在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对存在有三种主要的看法:(1)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海德格尔以这种普遍性并非类的普遍性,而是超越类的普遍性。(2)存在是不可定义的。海德格尔以为这说明存在不是在者,然而必须探究

存在的意义。(3)存在是自明的概念。海德格尔以为存在固然是自明的概念，但必须说明存在为何是自明的概念。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迷误，关键在于混淆了存在和在者：“形而上学经常从各种极其不同的角度说出存在，它唤起并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形而上学探究并回答了存在的问题。其实，形而上学从未在任何地方解答过存在的真理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它思考存在时，只是把在者当作在者来描述，它指的只是作为整体的在者，虽然谈的都是存在。它指到存在，所指的却是作为在者的在者。形而上学的命题，从头至尾都是以一种持久的方法完全把存在和在者相互混淆了。”（考夫曼《存在主义》）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不是在者，不是上帝，不是世界的基础，不是现存的东西，不是被给予的东西以及一切与我们相对、对立的東西。

那么，存在如何和存在为何呢？

海德格尔通过种种分析得出存在的意义是：显现、敞开、领悟……总之，存在是一个自身显现、自身敞开、自身领悟的过程。

但通达存在的道途是此在，此在乃是存在的澄明。

存在固然不是在者，但是又关联在者。因为我们只能从在者去了解存在的意义。当然，并非任何在者都能破解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特殊的在者来探寻存在的意义。这种在者的根本特色，是为自己本身的存在而存在。它并非他物，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即对存在意义的追寻者和回答者。人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在者，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

此在比其它在者拥有三种不同的优先地位。第一，本体状态的优先地位。这个在者的如此存在首先是存在。因而，我们用来

指称这个在者的此在并不表达它是什么，如桌子、房子、树木等，而是存在。因此，此在在根本上就是存在。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称为生存。第二，本体论的优先地位。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悟自己本身。对存在的领悟是此在本身的一种存在规定性。第三，本体状态——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各种探究在者存在的科学，它们作为人的活动，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对此在存在的领悟和对世界之内在者存在的领悟有原始的关联。一切以非此在为课题的各门科学理论，其基石都以此在自身存在状态的结构为根基并作说明。

由于此在在本体状态、本体论以及本体状态——本体论上的三重优先地位，这样，存在本体论的分析首先是此在本体论的分析。海德格尔称此在本体论为基本本体论。他说：“基本本体论——所以各种本体论都只有依此才能提出——必须在此在的本体论分析中寻找。”（《存在与时间》）一切由此而显现。

存在的敞开即真理。

真理在根本上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规定的主观和客观相符、判断和对象相符。真理在根本上必须规定为存在自身的显露、敞开和照亮。这种显露、敞开和照亮正是此在的生存。因为此在的生存即处于真理之中——存在自身的显露、敞开和照亮。

真理是存在本体论的特性。海德格尔说：“在者之为真理，是因为其存在。在者这样地存在，即真理。这就是说，它是在一种敞开形态中显现自身的力量。在自身显示中，敞开者站出来了。作为敞开的真理并不是绑到存在上面去的一个附属品。”（《形而上学导论》）

所以，真理不应理解为“正确”，而应理解为“澄明”。存在的真理即存在自身在其存在中显现为真实的。它去掉遮蔽而为无蔽。这种“澄明”的真理为“正确”的真理奠定了基础。没有存

在自身显现为真实，那么，主观与客观、知性与对象所谓的“相符”便不复可能。我们只能在真理的显露上说谈论真理的符合说。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人存在的领域。

人自以为是语言的主人，其实语言才是人的主人。语言是存在的显现与人的言说的统一。所以，首先是存在的语言，即存在的显示和指示，其次是人的语言，即人对于存在的言说。海德格尔以为，只是语言才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人的言说依赖于存在的言说，存在的言说也必须达到人的言说。

现行的语言观认为，言语是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言语是音响表现和人类情感的交流，这种情感伴随着思想。这种观点由此允诺了三点：（1）言语即表现；（2）言语是人的活动；（3）人的表现总是现实和非现实的表现。这种种观念都掩盖了语言的真实本性。

语言的真实本性是：“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海德格尔基本著作》）存在唯有在语言中显现。我们只能在语言中和存在相遇。所以我们领会的存在是语言的存在。思的人们与诗的人们充当这个家的看守者，他们维护着存在的本性。

“语言凭其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

（《诗·语言·思》，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书）所以，语言不是交流，更不是交流的工具。没有语言的地方，如石头、植物、动物，就没有所有的敞开，没有天和空的敞开。

语言在说话。说即指示出，让看、让听。它以显现、敞开、照亮的方式呈现世界。海德格尔曾分析了特拉克的诗《冬夜》，描述了语言言说显现的情形。语言呼唤物出现，承受世界；同时呼

唤世界出现，允诺物；也呼唤物与世界的中间物出现。语言之说呼唤物，聚集物，使物物化。在物化中，大地、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四维达到原一。于是形成了世界。统一的世界之光照亮了万物，使物由遮蔽走向敞开。语言凭借命名的力量，使各在者呈现出来。

思想从事于存在之家的建立。思想在根本上从属于存在。

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是巴门尼德极为著名的箴言。但是人们往往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思想，从客观方面去理解存在，使思想和存在区分并构成主客体的对立。然而，思想和存在的关系更先于这种主客体的区分和对立。所以，海德格尔以为，存在发生之处，即存在流行之处，便有思想与它一起发生和流行。这两者结伴而行。巴门尼德说，思想和思想为之而发生的東西是同一的。海德格尔给予了进一步的阐释：思想是为了存在的目的而发生的。只有当进入了思想，发生了敞开状态，才有揭示，才有存在。显然，这绝非主客观所描述的情形。人如果要思想，那么，人必须存在，必须属于存在。这样，人只能由存在去规定了。人作为此在，人就是存在所发生的地方，也就是思想所发生的地方。

思考存在，即回答存在现身的呼唤。人可以听到存在言说的语言呼唤，并以听到的语言加以回答。思考不是认识的手段，思想在存在的田野里耕耘。但是，人们长期以为思想即理智，是广义的运算，由此把思想变成了非思想。因为传统的思想只是把思想自身作为主体，把思想之外作为对象，如此从事认识活动。它只顾及在者，而且把一切都看作在者，忘却了思想最值得思索的存在，即一切在者之所在。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思想领悟存在的显露。这恰恰是传统思想所遗弃的。真正的思想必须更深刻更内在地与存在相联，领会存在的显露。

诗意和思想一样同属存在。存在自身即拥有诗意。

真正思想的语言是诗意的，因为真正思想的语言是真理的言说，而诗意语言也正是真理的言说。它使世界和物、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走拢，聚集成一体。

诗是存在的拓扑学，它告诉存在真正出现的行踪。

海德格尔以为，“语言不是诗，因为它是原诗。诗在语言中产生，因为语言保持了诗的原始本性。”

一切冥想的思都是诗，一切创作的诗都是思。思与诗是邻居。“诗的创作和思一样以同一方式面对着同一问题。”（《海德格尔基本著作》）思想的诗人和诗意的思者没有界限。思想需要诗意，诗意需要思想。思想的诗人和诗意的思者本身意味着诗与思在不同中相互包容，达到同一。

诗源于存在而达到真理。

这不过是说诗是内在于存在和真理本身的。它不是外在于存在和真理，不是附加于存在和真理。诗就是存在、真理本身的天性。存在、真理的显现、敞开、领悟活动本身就是存在的诗意。

因此，存在诗化和诗存在化，真理诗化和诗真理化。我们不能想象非诗意的存在和真理，也不能想象非存在非真理的诗意。由此传统的存在观、真理观和诗意观得到了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导致存在与诗意、真理与诗意的对立。由此，海德格尔建立了崭新的存在观、真理观和诗意观，即诗的存在、诗的真理和存在之诗、真理之诗。

诗意的本性是存在的创立和真理的创立。创立有三种意义：

（1）赠予；（2）建基；（3）开端。

艺术不过是诗意活动的方式之一，它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入作品。

海德格尔指出：“美学对艺术品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把艺术置于对一切存在者的传统的解释的统辖之下。不过，动摇这种传统的追问法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擦亮眼睛，看看只有当我们去思考存在者的存在时，作品的作品因素，器具的器具因素和物的物的因素才会接近我们。”

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一直使美学领域处于一种分裂而无法弥合的可悲状态。例如，我们设定了审美对象（美）、审美主体（美感）的二元对立，把美看作对象的特性，把美感看作主体的特性。任何具有辩证精神的人都没有消解这种二元对立，倒是强化了这种二元对立（如主观论者、客观论者和主客观统一论者）。同样，我们把艺术作为一种创造的对象和欣赏的对象，艺术又把我们看作一种摹仿、表现乃至反映的对象。这构成了永远不是艺术最根本的问题但又永远冒充艺术最根本问题的假象。人们现在仍然蒙蔽于这种假象之中。

海德格尔与传统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超出了这种二元对立，从存在自身来理解。

艺术是存在自身的显露。

海德格尔分析了凡高的画《农鞋》，指出存在者进入到了它敞开的存在。他也分析了迈耶尔的诗《罗马的喷泉》，指出诗既没有诗意的描画，也没有普遍本质的再现，但作为无蔽的真理发生了。他还分析了古希腊的神殿，指出神殿作品敞开了一个世界，同时又使这个世界返回于大地，因而它只显现为一纯然的基础。

海德格尔以为，艺术作品的作品存在首先是建立世界。

建立不是建造建筑，树立雕像，或在神圣节日里表演悲剧。这种建立是奉献和赞美。

世界世界化了。“世界不是立于我们面前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

象。由于诞生和死亡、祝福和亵渎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所以，世界从来不是我们的对象。在此，我们历史的本质性决断才会发生，我们采纳它，抛弃它，误解它，重新追求它，因为世界世界化了。”一块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也是无世界的。相反，农妇却有一个世界。因为她处于存在者的敞开之中。当一个世界敞开时，所有的物都有自己的快慢、远近、大小。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的作品存在其次是显现大地。

显现大地即使大地自我归闭而进入世界。

大地成为大地。大地即基础。“这不相关于某地沉积物块的观念，也不相关于行星的天文学概念。大地是送回和保护万物以免遭受侵犯的地方。”大地的自我归闭不是在遮蔽下的同一，固定的停滞，而是展开自身的纯然样子和形态的无限变化性。大地的本质就是它那无所迫促的仪态和自我归闭。但大地仅仅是嵌入一个世界中，在它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将自己揭示出来。大地与世界的冲突在作品的形象中确定下来，并通过这一形象得以展现。

世界的建立和大地的显现在作品的作品存在中统一于一。

世界自我敞开，大地自我归闭。两者不同但不可分离。世界建基于大地，又力图超越大地，它作为自我敞开不允许任何物关闭。

大地保护世界和庇护世界，希望世界进入大地并留于大地。

大地和世界的对立是一种抗争。作品凭建立世界和显现大地允诺这种抗争。

于是真理在世界和大地的抗争中产生了。真理作为去蔽和无蔽是存在的显露。

艺术正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

美是作为敞开的真理的一种显露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一理论，改变了康德关于美是主体判断心理功能的理论。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本体论上设置了主客体二元论，使康德把美归结为主体心理结构的一种特性，而不是人的存在的特性。同时，传统的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中坚持真理是主客观符合论，使康德把美看作是与真理无关的情感。海德格尔由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消解，扭转了美的阐释方向。他实际上把美看作存在的天性，同时也看作真理的天性。因为真理不过是存在的显露，美正是这种显露方式之一。于是，美不是伴随真理而显露，而就是真理自身的显露。

作为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存在的诗化和诗的存在化，也就是存在艺术化和艺术存在化，存在审美化和审美存在化。

因此，我们极易理解海德格尔说出荷尔多林所说的诗句：“……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

作为人的存在，即作为短暂者生存于大地上，这就是居住。

人的存在的原根性在于居住活动本身。所以，建筑和思想必须在人的居住活动中得以说明。实际上，“建筑不仅是居住的手段，建筑自身已经是居住了。”思考也属于居住，它与建筑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只有可能居住，我们才可能建筑和思想。”建筑和思想虽然都具有自己的方式，但都是为了居住。

海德格尔指出，居住就是和平，就是自由，就是防止伤害和危险，也就是守护每一物的天性。

人的居住拥有大地、天空、神圣者、短暂者，即天地人神四重性。人居住的四重性中的每一重性都包蕴着四重性整体。

人在大地上，也意味着在天空下。这又意味着人留存于神的面前，同时包括了人属于人的存在。这四者构成了原始的一。

大地是承受者，草木开花和结果，植物和动物成长。天空是太阳的道路，月亮的路线等等。神圣者有神性召唤的消息。神在

其出席中显现，在其离席中隐去。短暂者是人的存在。人之所以是短暂者是因为人会死亡。死亡意味着能作为死亡而死亡。只是因为死亡，人才能真正继续地存在于大地上、天空下、神性前。

人诗意地居住可能吗？

我们一般是把诗意和居住分开的。我们一方面把诗意只是看作艺术的特性，而不是居住的特性，另一方面只是把居住看作劳作的活动，而不是诗意的活动。

但海德格尔以为，“诗意使居住成为居住”，“诗意的创造使我们居住”。因而，诗意就是居住自身本体论的特性。这实质上是说，当居住是诗意的居住，居住才是居住，当居住不是诗意的居住，居住并非居住。诗意和非诗意构成了人的存在和非存在，真理和非真理的绝对界限。⁵

非诗意的居住不是作为人真正的存在，它只是人自身无希望的繁殖。人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和对名声的疯狂追求，这在根本上背离了人的居住本性。它只会打破人居住的四维原一，从而征服大地，掠夺天空，远离神性，丧失了作为短暂者的存在。这样，世界幽暗、万物消失。

诗意的居住是作为人真正的存在。“诗意并不是超临和脱离于大地。相反，诗意使人进入大地，从属大地，使人居住。”人居住在大地上，仰望天空。此仰望穿越向上直达天空，同时又停留于下面的大地。这之间是赐给人居住的。人的居住在于人作为短暂者向往神圣者。他等待神性，承受神性，用神性的尺度度量自己。诗作为一种特殊而崇高的度量，其尺度即神性。所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

然而，世界之暗从未到达存在之光。

海德格尔作为当代人类命运的诊断者，描绘了生存状态的如此图形。

芸芸众生并没有领悟到世界之暗。他们或者在拼命地征服掠夺，戕害天空，戕害大地，亵渎神圣和贬低自己；他们或者受征服，受掠夺，忍受折磨与痛苦；他们或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灵已经枯竭。

当然，哲人们和诗人们极其强烈地领悟到了世界之暗。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扩张，看到了暴君垄断和集权专制的横行。但他们也只是看到了如此。

海德格尔则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抓出了“世界之暗”的根源。他认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导致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生产，以及暴君、垄断和集权专制。

海德格尔以为，形而上学的迷误，关键在于忘却存在。它把人（一种存在者）作为思维与实践的主体，把物（一种存在者）作为思维与实践的客体。这种主客体的分离构成了对立和对抗。这是形而上学最基本的二元论。这种主客体二元论在柏拉图那里已初露端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化了这种二元论。康德、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它。尼采则以其“强力意志”完成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历史。

形而上学彻底打碎了人与人的世界的统一。它把人作为主体放在世界面前，又把世界作为对象放在人面前。人作为主体认识、测量、征服、制造对象。人怀有的意愿就是制造的意愿，而且是在有意贯彻对象意图的意义上的制造。这在根本上规定了现时代的人性和物性。

人失去了人性。“人变成了用于高级目的的人的材料。把世界有意地制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无条件的贯彻意图的活动，被无条件地安排到人的命令的状态中去，这是技术隐蔽的本质中出现的过程。”这归根到底是要把生命的本质本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处理。在技术想法的统治展开来的时候，个体的看法和意见的领域早已弃

之不顾。心灵也逻辑化了。

同时，物失去了物性。事物一经对象化之后便不复保持其本色。我们面对物，但没有领会物的物性。流行的物的概念只是把物看成：（1）特征的载体；（2）感觉的复合；（3）有形的质料。这阻碍了我们对物的物性的发现。物自身的存在由于对象化的认识与制造已经隐而不见。

海德格尔指出：“人的人性与物的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之内分化为一个市场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在存在本质中的意志的意志进行买卖和把一切在者都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中。这种计算行为却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不肯放松。”

我们对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的迷误也就是对于存在本身的迷误。存在自身没有显现、敞开、领悟出来，真理处于幽暗之中。世界上的高谈阔论、能言善辩以及种种夸饰、诡秘的言语并没有说出真正的语言，相反只是语言的消耗和践踏。人们虽然自己以为会思考，其实并没有学会思考。因为人们没有思考存在，而存在才是思想所思和应思的。相反，人们只是思考在者、对象等等。思的诗意由此被遮盖。诗意的遮盖，导致了逻辑、计算、测量的疯狂肆虐。人当然没弄懂艺术，人也当然没有学会居住。这一切都在于人没有真正存在。

技术的白昼是世界的黑夜。

海德格尔说：“基督的牺牲意味着诸神白昼终止的开始，黑夜降临了。甚至连三位一体的赫拉克勒斯、狄奥尼修斯和基督也离开了世界。世界之夜达到夜半，黑夜弥漫了。”诸神的缺席不在于诸神不存在于个体和教堂之中，而在于诸神不再将人和物聚集于它自身。由于这种缺席，世界的存在缺少其基础。没有基础的时代悬挂于深渊之上。在世界之夜，人们必须体验和忍受在世界的

深渊之上。

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

海德格尔因此探问：在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

海德格尔以为，时代的贫乏在于神的行踪无法辨认。但他又认为时代的贫乏不仅在于上帝之死，而且在于短暂者几乎不知道自己的短暂。时代的贫乏在于痛苦、死亡、爱情没有显露。

世界之暗的拯救唯有存在的显现、真理的敞开。这亦即诗化。

诗人何为？海德格尔说：“诗人是短暂者。他热情地歌颂诸神，领悟远逝诸神的行踪，留意于诸神的轨迹，于是为其同源的短暂者追寻走向转变的道路。”

诗人最深切意识到了时代的贫困。人们并没有领会自己的存在，诗人却领会了自己的存在。人们并没有发现诸神的远逝，诗人却发现了诸神的远逝。因而，当人们远不是深情地寻觅神的踪迹时，诗人却如此深情地寻觅着神的踪迹。

诗人在时代的贫困中讴歌时代的神性。因而，世界之夜乃是神性之夜。哪里有贫乏，哪里有诗性。

诗人似乎处于在与神、神圣者与短暂者之间。他与在最亲近、与神圣者最亲近。他犹如在的信使、神圣者的信使。他给我们带来了在的到来和神圣者到来的消息，也就是我们走向存在和神圣者的消息。我们由此诗意地居住。

所以，海德格尔说：“我们这些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倾听诗人的言说，正是倾听在的言说，神圣者的言说。

诗人何为？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

译者

1988年12月于武汉大学

目 录

DG15/16

译者前言.....(1)

导言.....(1)

I 诗人哲学家(14)

II 艺术作品的本源(21)

III 诗人何为?(82)

IV 建筑 居住 思想(131)

V 物(146)

VI 语言(165)

VII “.....人诗意地居住.....”(185)

译后记.....(202)